

二程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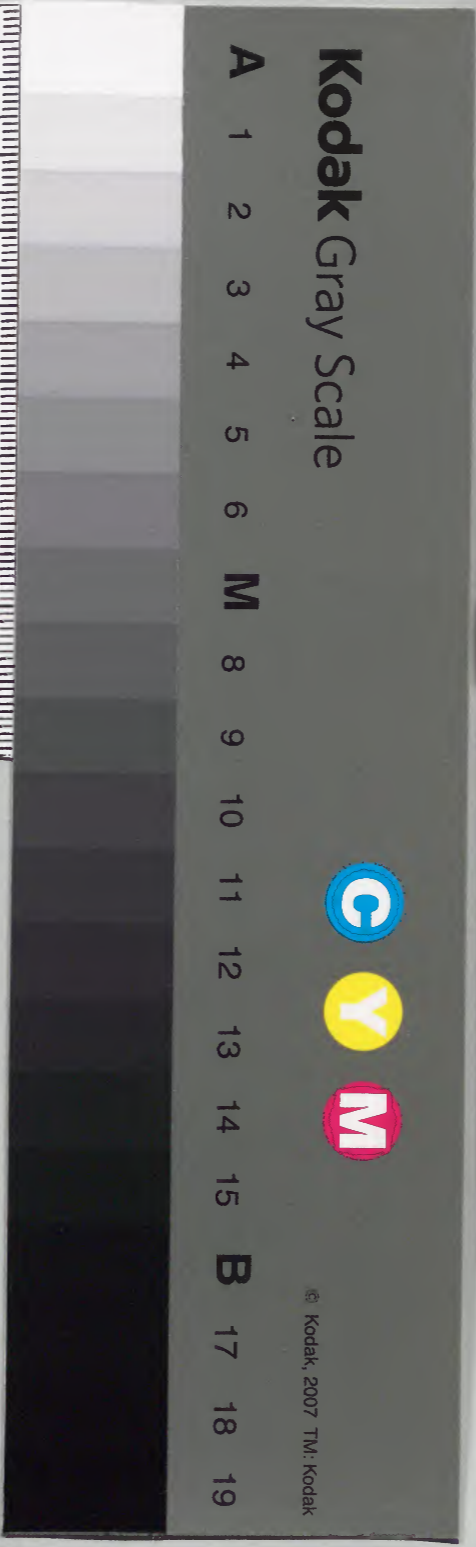
一

程

全

內閣文庫
漢 6004
冊數 10 (1)
函號 298 136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04
冊數 10 (1)
函號 298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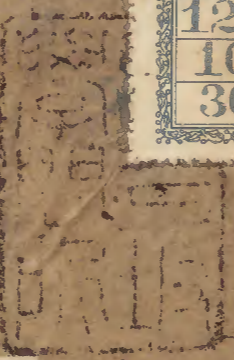


二程全書

一冊

一

120
10
30



東 京 圖 書 館			
一〇	五	三	儒
冊	號	架	家
		函	類

			漢
一		六〇〇	書
冊	架	四	門
		號	類

不許帶出

遺書 一至六 二先登治

儒家

重刊二程全書序文庫

國立公文書館

先正有言文武之後不得不

生仲尼仲尼之後不得不生

孟軻孟軻於是亦云孟軻之後

不得不生二程子於乎軻死

天下無傳賀賀百千載而二

夫子出毅然以道自任續不

傳於遺經而盡發明之上極

國立公文書館

堯舜禹湯文武以至孔孟之
精微下若陰陽事物神仙怪
誕無一而不歸諸正有以破
千載之惑微二夫子則道卒
喪而言卒湮矣千鈞一髮之
際天豈無意耶故曰孟軻之
後不得不生二程子當時一
言一行門人爭相記錄各自

爲書傳之於人若遺書外
書經說文集在宋時固已板
行號程氏四書自時迄今幾
四百年書在人間各相珍襲
好事者往往刻其所藏本天
順問國子監丞洛陽閻君子
與求得四書及臨川譚元之
所蒐輯遺文遺事合爲一書

大師南陽李文達公題曰二
程全書而為之序今學士泌
陽焦君為編脩時嘗為校正
南陽知府陽曲段君可文實
刊行之二先生之書至是亦
昌矣然板留偏郡字多漫漶
行亦不廣學者憾焉瀚自志
學即好觀二先生之書竊以
為是書與六經相古今六經
薄海內外無處無之而是書
之全者既不可盡見其僅存
者又不得徧海宇而人觀之
嘗欲取南陽本與家藏舊本
參訂梓之而力有所不逮頃
者奉

命來按河南親歷先生故址謀

酬初志訪得各本遂屬叅議
康君孝隆重爲編輯食事彭
君性仁復從而校正焉又採
程氏家譜參替八揭於前俾學
者開卷起敬并取宋史程珦
傳及謚議制詞諸文係於後
以見二先生之道前有所啓
生雖見擯片而其後卒大行
也書凡六十五卷繕寫既完
河南知府東嘉陳君文德樂
承繡木之任河南二先生鄉
郡居四方之中素稱多士書
得梓於是其不與六經相悠
久徧於人人也哉是業也陳
君其永之時

弘治戊午冬十月朔

程太中公像



全書前編卷六

太中公贊

宣因重刊程氏全書間又得其家篋
中三公像甚古遂命工摹刊全書之
右而純公正公故皆有贊獨太中公
缺之竊謂太中公贊不可缺故敢僭
補之云
突然天造粹然自存伊洛發始道學啓源
歷官十二振耀乾坤不先有開誰裕後昆
於乎若人小子有言

東嘉後學陳宣謹贊

太中公生于洛莖于洛而陳侯既補以
贊伊洛縉鄉視二程之贊各兩景仰前
賢數其敢為足云
天地儲精河洛間氣人文有開性學獨味兩
賢之宗三朝之貴顯顯令德顯顯弘毅道啓
中原光生百世

洛陽後學喬縉謹贊

明道純公贊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
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
斯溥

朱熹贊

天高曷依地厚苟載誠立於中亘古無
外嗟嗟先生元氣之會幼而知此參合
成大渾渾充融元於面背承風革心孰
為頑獯我不及門亦霑餘霑遺像遺言
敬傳未艾

陳齊之贊

於惟先生會其純全天理之揭聖學淵
源

張栻贊

從容見道左右逢源面粹背盜邪閑誠
存教如時雨德如春温使相熙寧福被
黎元

趙汝騰贊

明道純公像



伊川正公贊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
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音者希孰識
其貴

朱熹贊

道如皎日絲毫不隔人自迷之轉南為
北冥寥千載鯨鯢百家精疲力憊言多
道遐惟吾夫子神交累聖一念合德千
差盡正發古閑鑿誰與人同學焉得此
作聖之功浩乎無倪體之甚通力扶斯

文仲而復起武瞻遺像非沒非存傳之
後裔愈久彌尊有功生民不下神禹非
知道者將誰告語

張齊之贊

窮理盡性居敬集義道紹前哲言詔來
世潔靜精微篤實弘毅講筵奏篇伊傳
經濟

趙汝騰贊



伊川正公像

三象皆臨程氏家譜真容

重刊二程全書總目

遺書

二十八卷

附錄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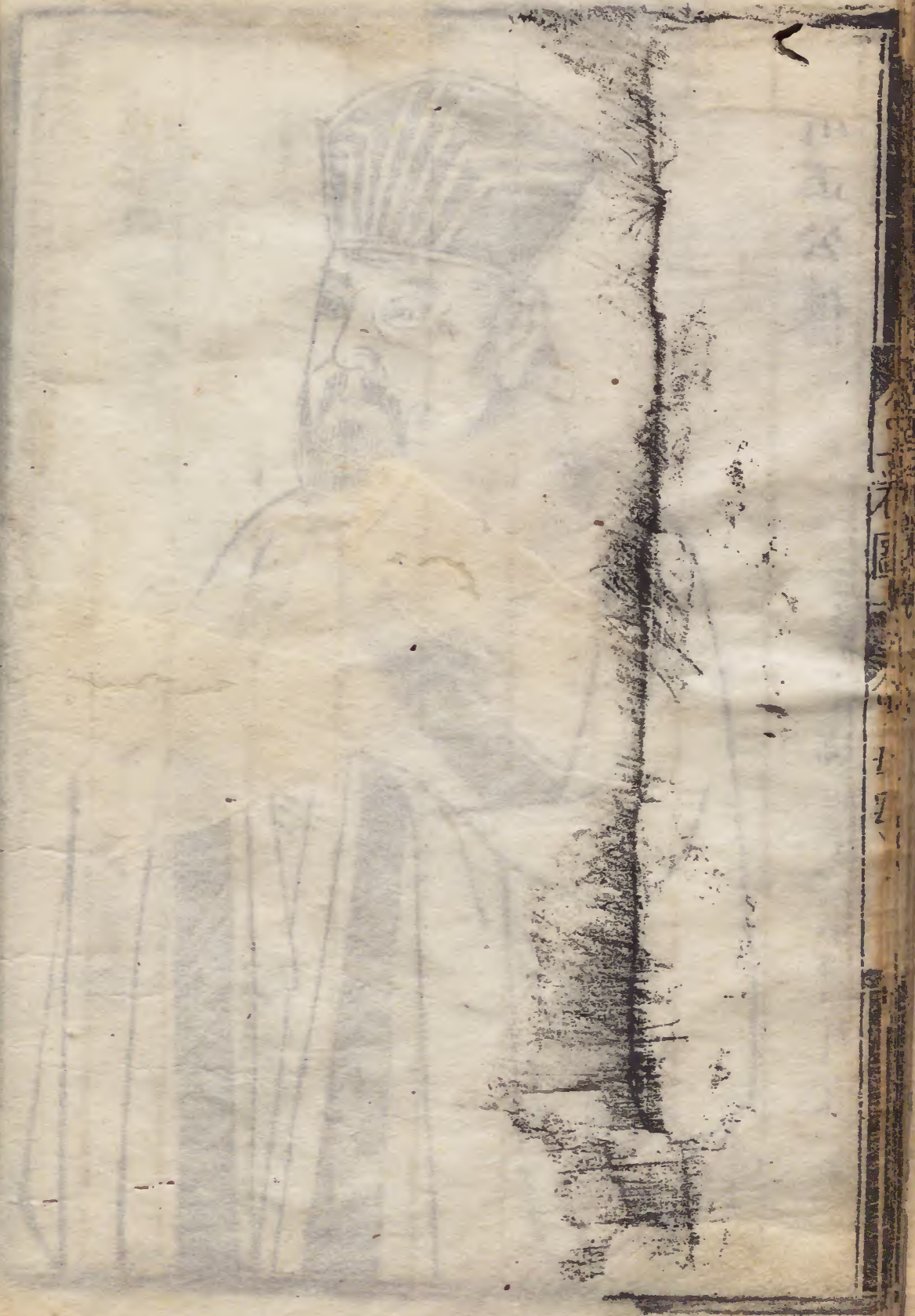
外書

一十二卷

經說

八卷

文集



一十三卷

文集拾遺

一卷

續附錄

二卷

重刊二程全書總目終

重刊二程全書目錄

遺書目錄

第一

二先生語一

端伯傳師說李顥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語曰語

錯編者故今以為首篇

第二上

二先生語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

於橫渠張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己未元豐二年然亦有己未後事

第二下

二先生語二下

附東見錄後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其後

第三

二先生語三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

佐先生之門學者皆有語錄惟良佐未嘗錄然則此書蓋追記云

第四

二先生語四

游定夫所錄游醉字定夫津州元豐中從學

第五

二先生語五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第六

二先生語六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晚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第七

二先生語七

同上篇

第八

二先生語八

本自為一篇專說論孟似諸別錄然不與諸篇相雜故附於此

第九

二先生語九

少日所聞諸師交說元本在端伯傳以其說之後不知何人所記

二先生語附於此

第十

二先生語十

洛陽議論熙寧十年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

議論附於此

蘇軾李明張氏門人也

第十一

師訓

明道先生語一

第十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元豐五年

明道先生語二

劉絢質夫錄

第十三

亥八月見先生于洛所聞

元豐六年

明道先生語三

劉絢質夫錄

第十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州先生監酒稅

明道先生語四

劉絢質夫錄

第十五

入關語錄

元祐辛未

有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

伊川先生語一

或云明道

劉絢質夫錄

第十六

己巳冬所聞

不知向人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後

伊川先生語二

第十七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已
茶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
祐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案元
祐三年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字則三年

伊川先生語三

前語也

第十八

伊川先生語四

劉元承手編

劉安節字元承嘉人
所記有元祐五年遭喪後紹聖四年遷謫前

事延平陳淵幾叟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誌在後

第十九

伊川先生語五

楊遵道錄

楊迪字遵道延平人
文靖公之長子也所記有元符末歸日涪陵後事

第二十

伊川先生語六

周伯忱錄

周孚先字伯忱毗陵人
建中靖國初從學

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七上

師說

第二十一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附師說後

胡文定公家本除複重得此
其辭意幾師說故以附其後
教章以

第二十二上

伊川先生語八上

伊川雜錄

唐棣彥思毗陵人

第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語八下

附雜錄後

延平陳氏本台為一篇無名氏
間與雜錄相出入故以附之

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語九

鮑若雨錄

嘉人字汝
云商

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鄒德久本生不知其何道授公之子未嘗視見先

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錄暢大隱字潛迫名見東見錄此篇見

何人所記洞問見於此平羅氏別錄則注云

暢本然則清道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而題

其上云張采暢叔所傳識者疑其間

多非先生語今考之信然故附於此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扁二先生門人記其所

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先生沒

而其傳浸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

以已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

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者當時記錄主名語意

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

為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

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為此書篇目皆因其舊

而又別為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

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

焯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

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

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

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

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

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
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
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
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
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
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
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
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
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
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

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
可坐一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
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
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為外書以待
後之君子云爾

附錄目錄

明道先生行狀

伊川先生作

門人朋友敘述

劉立之

朱光庭

書行狀後

游酢

哀詞

呂大臨

墓表 伊川先生作

伊川先生年譜

祭文 張

奏狀 胡安國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

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

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

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

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為年譜

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

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

著于篇合為一卷以附于二十五篇之後

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

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

乾道四年歲在著雅困敦夏四月壬子新

安朱熹謹記

外書目錄

第一

朱公掞錄拾遺

朱光庭字公掞從二先生學元祐中為給諫

此篇本與師訓入關等篇相雜疑朱公自記
所聞又抄諸人所記以附其後今不可考特
拾其遺如此云

第二

朱公按問學拾遺

本別為一篇而多與前篇重複今已刪去

第三

陳氏本拾遺

延平陳淵字幾叟揚文靖公門人

第四

程氏學拾遺

季參錄參端伯之弟學於伊川先生此書十
卷其五卷乃劉質夫春秋解其五卷雜有端

伯質夫入關諸篇

第五

馮氏本拾遺

汝川馮理字聖先學於伊川先生自號東臯
子其子忠如字貫道學於尹氏編此雜有入

關等篇

第六

羅氏本拾遺

延平羅從彦字仲素楊文靖公門人

第七

胡氏本拾遺

胡文定公家本又有別本文其言而每章冠以子曰字者今亦取其不見於諸篇者附于此

第八

游氏本拾遺

游定夫察院家本

第九

春秋錄拾遺

吳人王蘋信伯學於伊川先生集錄諸言春秋者為此篇

第十

大全集拾遺

建陽印本

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

時紫芝所集號程子微言凡二十五卷多改易本語者

第十二

傳聞雜記

王氏塵史

呂氏家塾記

發明義理

酬酢事變

范公日記

朱公手帖

邵氏見聞錄

上蔡語錄

龜山語錄

大庭聞藁錄

侯子雅言

涪陵記善

和靖語錄

震澤語錄

晁景迂集

晁氏客語

呂氏童蒙訓

雜志

汪端明記

孔文仲疏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

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

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

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

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為外書夫先生之

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

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口外書云者

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

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

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經說目錄

第一

易說繫辭

第二

書解

改正武成

第三

詩解

第四

春秋傳

第五

禮記

長嘯巖中得水以石敲殮甚佳

游重雲

長嘯洞北回望大頂如列屏幃北到山前却

不見蓋為仙掌所蔽

凌霄三峯

雲際山

下山偶成

是澗也得小松黃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

憲戲作五絕呈邑令張寺丞

春雪

晚春

桃花菊

早寒

新晴野步

西湖

環翠亭

中秋月

象戲

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學舍五首
贈王求甫鐵如意

送呂晦叔

贈司馬君實

陪陸子復游白石萬回

戲題

題淮南寺

和家君早寒之什

和詠草

和邵堯夫打乖吟

和堯夫首尾吟

和堯夫西街之什

遊月波

秋日偶成

代之卿和上宣徽遊崇福宮

和二安之

野軒

汗亭

藥軒

晚暉亭

和花庵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為四韻奉謝

和諸公梅臺

後一日再和

郊行即事

春日江上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盆荷

陳公廩園脩禊事席賦

酬韓持國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哭張子厚先生

第二卷

奏劄表狀

論王霸劄子

乞留張載狀

上殿劄子

請脩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諫新法疏

再上疏

辭提刑表

論十事

論養賢劄子

謝澶州簽判表

第三卷

書記 祭文 行狀

答橫渠張先生書

晉城縣令題名記

祭富鄭公文

祭彭侍郎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第四卷

墓誌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李寺丞墓誌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程殿丞墓誌銘

程郎中墓誌

程邵公墓誌

澶娘誌文

第五卷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

南廟試九叙惟歌論

南廟試策五道

伊川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奏疏

為太中上 皇帝應 書

代太中上 皇帝書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 疏

代呂晦叔應詔疏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 水昭陵疏

第二卷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再辭免表

辭免館職狀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論經筵第一劄子

第二

第三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再辭免狀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

再辭免狀

論冬至稱賀劄子

又上太皇太后書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又上太皇太后書

論開樂御宴奏狀

乞歸田里第狀

第二狀

第三狀

乞致仕第一狀

第二狀

辭免祿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再辭免表

謝管勾崇福宮狀

河南府乞尋醫狀

辭免再保直秘閣判監狀

再辭免狀

謝復官表

第三卷

學制

三學看詳文

論改學制由甲自

回禮部取恩狀

論禮部看詳狀

第四卷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

漢文殺薄昭論

賑濟論

為太中作試漢州學生策問三首

脩立孔氏條制

四箴并序

視箴

聽箴

言箴

動箴

印銘

禊飲詩序

遺金閣志

蜀守記

養魚記

書養魚記後

為太中書家藏寶字後

詩

聞侯舅應辟征南詩

遊嵩山

謝王佺期寄藥

第五卷

書啓

為家君上宰相書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

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再書

答橫渠先生書

再書

上富鄭公書

答富公小簡

上河東帥書

答人示奏草書

答朱長文書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小簡

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兄墓誌書

上孫叔曼侍郎求撰兄墓誌書

答楊時慰書

謝韓康公啓

又謝簡

答呂進伯簡三

與呂大臨論中書

答楊時論西銘書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上謝帥師直書

與金堂謝君書

答周孚先問

答張閔中書

答楊時書

答楊迪書

答門人書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定親書

又書

答求婚書

第六卷

禮

婚禮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成婚

奠菜

葬說并圖

下穴昭穆圖

葬法決疑

記葬用柩棺事

作主式

祭禮

四時祭

始祖

先祖

禩

河南程氏世系之圖

第七卷

行狀墓誌祭文

明道先生行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

明道先生墓表

宋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孝女程氏墓誌

為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為家君祭韓康公文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為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祭劉質夫文

祭李端伯文

祭楊應之文

祭朱公揆文

第八卷

墓誌 家傳 祭文

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先公太中家傳

上谷郡君家傳

叔父朝奉墓誌銘

家世舊事

改葬告少監文

祭席仁叟文

祭張子直文

祭四十一郎文

祭李邦直文

祭李通直文

右伊川先生文八卷政和二年壬辰七月
孤端中序曰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聖人
慮後世不足以知之載之六經丁寧教告
纖悉具備宜若人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
以下泯沒無傳惟伊川先生以出類之才
獨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學士大夫翕然宗
師之聖人之道蔽暄千四百年至先生而
復明昔之論者謂孟子之功可同於禹以
其辨異端闢邪說也當是時去聖人未遠
異端之害教也未深豈若後世沉深固結
雖豪傑之士亦無以自脫先生獨能如醉
之醒如夢之覺其功豈不優於孟子哉元
祐初大臣以先生道義薦諸朝召為崇政
講官哲宗信而敬之既而同朝之士有以
文章重於時者忌先生名出已右與其黨
類巧為謗詆遂以罷去其後朝命屢加終
不復起君於洛陽天下尊仰之紹聖治元

祐諸臣罪先生坐嘗為所薦責治州今上
嗣聖得歸遂居伊川後七年而終先生既
沒昔之門人高第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
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門人張鐸曰我昔
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
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不肖孤既
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姪昂
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之通
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
雖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

幾馬先生自易傳六卷繫辭說書說詩說
春秋傳改正大學論孟說各一卷列

文集拾遺目錄

遺文一十七篇

舊一十五篇

此與下傳聞續記俱譚善心
可蒐輯自序所謂遺文遺事

放蠅頌

酌貪泉詩

書縣廳壁

易上下篇義

易序

禮序

禘說

書銘

與方元窠手帖

謝執政書

謝傳者伯壽上謁

答晁以道書

與橫渠簡

答謝良佐書

寄范淳夫書

新增二篇

上仁宗皇帝書

祭姪端本文

傳聞續記 一十一條

按外書有傳聞雜記此則取晦菴名臣言行錄及邵氏易學辨惑等書兩載以補之

續附錄目錄

卷一

舊十篇

新增一篇

卷二

新增八篇

按遺書有附錄今加續字以別之
舊十篇原題後序今俱入附錄云

重刊二程全書目錄終

二程全書第一 遺書第一 二先生語一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
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
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
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
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

使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為人之為善須是他自肯為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為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

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
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
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
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
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
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
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有可居之處有可
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
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

慶正叔先生曰治
之在經大小遠近
在上有人不見者
如中庸一卷書自
及歷代聖人之迹
而上者為是人患
也為學治經最好
今有人心得識達
虛者未免此弊

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
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
一人指之不如眾人指之自見也
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
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
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
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
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

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

之才此其不能大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有少不盡分

先生常論克己復禮

曰如公之言只是

更無別處克己復

也如公之言即是

本無可克者若知

禮何以體道道在

入者也克己復禮

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

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

底須是是者為真不是者為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

也立之斯立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

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

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

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

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

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
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
但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
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入則人人談之瀰漫
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
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
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
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
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
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

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
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
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
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
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為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
却變壞便以為幻故亦以人生為幻何不付與他物
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幻

天地之間非獨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
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
氣有偏正耳獨陰不成
獨陽不生得陰陽之偏者為鳥
獸草木莖狝受正氣者人也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盖若便以為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為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盖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了

謂盡矣

性一作

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

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有消長分数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

所用力

一本云興於

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無所用力

處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

子而後能將許

孟氏醇乎醇

若不是佗見

如楊子看老子

絕滅禮學則無耳

盜不止為救時反

言失道而後德

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

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

莫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然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

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

之言為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

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道德有取則蓋

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一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

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

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

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

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

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

懃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遽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其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頃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佗說道時已與道離佗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穢禘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并墓人為墓祭之尸亦有時為之非一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為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亂柝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可合而為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為一

墓人墓祭則為尸舊說為祭后上則為尸者非也蓋古
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如城隍神
之類皆不當

祭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為拜拜
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
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續神若祭祀有祀有
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占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
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
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

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
尸各既已繫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
不知此一本有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為

自處如何三代之末
已是不得已而廢

宗子繼別為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為
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元弟
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
事亦嘗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市家宗會法可取
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

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
爾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
繫甚重豈可忽哉

蘄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
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盥盂几
杖有銘有戒動息皆存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
養心耳但存此涵養音心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
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
怠慢之心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
下此即至楊雄規模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
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八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
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
對欲只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
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周官醫以十全為上非為十人皆愈為上若十人不幸
皆死病則柰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即為
上

有人勞正諫先主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
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
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
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別有之
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
廢時日於道便存愁處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
寇東面一人來未遂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
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
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
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
自然無事

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
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有人疑孔子之
語中庸又直指郊禘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
疑忠恕未可便為道故曰忠恕遠道不遠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為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為物之物也不下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造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射中鵠舞中即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則天之所以為天天未名時本以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籲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為恕終必恕矣

誠者合內外之道不誠無物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為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位心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爭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為此死又却為彼儘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少年時見物大食物美後不能然者物自爾也乃人與氣有盛衰爾

生之與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

善有自幼而惡生人稷之克岐克楚子越椒始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天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斂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

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別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按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嘗與趙汝霖論為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唯恐上合著心

拾遺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
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
主於義而無不在道一曰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
事專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
者蓋不知義也辨此道所非伊川語中
宣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為養氣者
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一定則氣不能動志
此宮黜之勇在於必為孟然舍之勇能於無懼子夏篤
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正勿作為也心
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
人患乎懶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懣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
以治懼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
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為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為况云
事則不無擬心則善甚當時言下有省

二程全書第一

二程全書第二 遺書第二上 二先生語二上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古不必驗今之所患止患不得為不患不能為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事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

語明

一入之心即天地之心作心體一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

日之運即一歲之運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
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正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
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
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數意
聖人常取其重者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
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

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知巧
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
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
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有元本無反失之如蘇張之

類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牯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
大者其次則豮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
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豮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
亦不能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櫟楚別以

道格其心則不須槓楚將自化矣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
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
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
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
張良知四皓素為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
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
如此如楊墨之類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
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
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
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
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
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
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今有

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
極遠恐於道無補也明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有
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
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明

博施濟眾云必也聖乎者非謂仁不足以及此言博施
濟眾者乃功用也明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
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
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
性便知天一作性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
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明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
栽培之意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
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嘗以所求語劉絢其

後以其思索相示但言與不是元未嘗告之近來求得稍親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為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為矣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為况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為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答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摩耳嘗有人言此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

學者須先識一仁字蓋然與物同體或禮知信皆仁也

識得此理則心不放而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

心懈則有放心意不辭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

索存又自時時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

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

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

已合彼終未有之未言之更字又安得樂訂頑意思

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

若存得便合有得益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

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

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明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

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明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

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

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周公盛德形容

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

明一本此下云又嘗稱介甫對曰

王安石傳學多聞斯有之守約則也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
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
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
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而送來曾中蓋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
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
別理明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
對此箇別有天地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

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
後果為政皆興水利有切

醉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心一而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一字則不差明

孔子之列國答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則使之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今若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
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變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
須史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心若誠而子言養心
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卷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

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之以命處義如
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
求故自處以不主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
必言命

克已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明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
掩蔽不若惟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
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
衆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

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
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

地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
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

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

者明者也有事疊言者知征伐帶會之類蓋欲成書

勢湏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

文異則義湏別

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

篡名字曰然又曰敢辯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

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讐而反事之此王法所

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

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于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微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微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以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二傳無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微之事全異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明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間則待之之禮為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

其序也其間則又繁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
執一意

天地之道當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
故曰貞明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
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
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
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
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缺然而餒知其小也思

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
皆由不敬不正也明

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已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人童雖不中不遠
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明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
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天學文之功學得一
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于百千至于窮盡亦

又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以此言可為知道者
言不可為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
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
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
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子思子言堯舜止是造
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
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某接入多矣不雜者二人張子厚堯夫司馬君實

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
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
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
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
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鄭令朝
夕歌之似當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今之學者唯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
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
脉皆所未備

孟子之於道若温淳淵懿不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
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孔馬如盍各言爾志子路顏子
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
自私已故無伐善知曰於人故無施勞若聖人則如
天地如老者安之孟子疑誤之類

大學在明明德先明此道仁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
新在止於至善者見知所止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與物無不
從慮則未在手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只問辨而
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

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郊
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為非心以體會為非心故有心小
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地字為一安得有二至于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
不可小了忙不可若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

為小時本汪云樂樂心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饗全用古事恐神不享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禮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明

禘王者之大祭裕諸侯之會祭明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

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

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

豈可一槩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

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

懸在空中苟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模

佗別道理只為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

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

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

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

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

薄無可奈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

之何只有孟子時揚墨之害也有甚况之今日殊不

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汚隆須談盛而晉室衰然清

談為害却只是閑言談又豈有今日之害道今雖故

人有一初本無字為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

今初本無字只有望於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

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為之矣要之決無取

初本無此上其術初本作大宗且是絕倫類初本卷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章內一本云上下皆同版本

已定不可增益今附于此異時有別錄版者則當以

此為正今從之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

去又其時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者皆以為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他本是箇自執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必這一箇人又却要周遍謂既得本則不患不周遍要之決無此理一本此下云然為其學者詰之理雖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為些事彙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

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此些事彙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為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為得天真是所謂喪天去也持國之為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盡說得如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他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質易前後貫穿却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行有處是所謂自得

也設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後亦有肯道佛卒
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
有問若使天下盡為佛可乎其後言為其道則可其迹
則不可怕傳言若盡為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沒
人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為不足治要逃世網其
說至於不可窮處他又有一箇鬼神為說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
者猶只是有那空乘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
間可謂孤立其誰告耶

今日卓然不為此思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
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為人驅過
去裏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去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
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
也其後告人曰近相有一術常以中為念則又是為中
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他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
一箇好字與其為上下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
他數珠他又不受此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
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
只是不與心為主二更常有人喚習也此諸本無
八字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以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駭
駭然入於其中矣三想精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
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
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
使人移故危也至六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
言令色直消言畏六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
氏之學更不消言而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然不相干相見而言回事發明則
并意思一時傳了言雖言多其實不盡

觀秦中氣艷衰邊事以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

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為足
粧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
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以美惡須有許六氣艷故
生是人至如關里有許多氣不艷故此道之流以至今
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
氣艷大小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
而曰不知舊日曾有其人於此處講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為昔亦有
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為有助
便休信此說蓋為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為

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為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為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為槁木死灰陰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若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有言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

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然在心心裏着兩件物不得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此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但使浹洽而已可也

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其為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至焉者也尹子曰明辯有才而後徐禪學何所不為也伯淳自謂只得他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

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與一作據據理却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佗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

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

游酢揚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揚時於新學極精今日

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
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
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
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
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
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
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言且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
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治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
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機
當了而介父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
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
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前
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
感賢誠意却為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父大
怒遂以死力争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
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
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
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

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
兵為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
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
伯淳當言職言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
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
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訛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
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盖未免此苟
如是為則是為己尚有私意在却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
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

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
以感動侂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艷
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
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侂浩然之氣處誠者
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侂則便這裏沒這物
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
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只是人不到侂這裏知此便是
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甚一作性須得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它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正性作各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

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

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
惡一作怒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
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佗善未著故不
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為佗惡未著那誅得佗
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別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
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者則有
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
私者也

要修持佗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形
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
象也

知止則自定萬物挽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
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
上下千百歲中若人公共勢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
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
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

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作元無少欠百理具備胡本此

這箇天理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

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

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作

只盡天理便是易也

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其

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

更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

年一日念之不然曾中這一箇道理在那裏放著來

養心者且須是教以佗寡欲又差有功

中心斯頌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

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

沒事也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

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佗命方

得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

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

自致只要中其志而已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得濟事本元

無不此言猶只為中人言之若為中人以上而言却

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

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

不仁已猶不認以為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

悠悠自言煩如我與李之煩方得道

天民之先覺譬言之皆睡他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擺

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

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

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道覺斯民蓋言天

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亦無增加未

嘗不足達可行於天下者謂其全盡天之生民之理

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故

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己上更不可道甚道元本道字屬下文

命之曰易便有理一本無此七字但若安排定則更有

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兩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

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
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
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
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
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
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
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佗放蕩之場堯夫却
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縱心
妄行總不妨一本此下云堯夫詩云聖人喫緊些地放著

如何必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關得心便可見打撲了習
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那堪
更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為善亦須實有諸已便
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者得不一只是心生除
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為不知者引
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化育言贊化育
已是離人而言之
項是大其心使開關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
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通既字謂始

卷之三

十一

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
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為本情是
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為本只是順利處
為性若情則須是正也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
不仁譬最近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
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
不得不可道作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
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故這身來都在

萬物中一例者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
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
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
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
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赴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
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
反說約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
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

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
竟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名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
元來依舊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六
圖得人稍損得後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
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沮也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

曹亦心知之欲學而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
然學得到上面

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礼本有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

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
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
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
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
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
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粗糲底物方磨得
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脩省畏避動
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琰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

遺書卷二十一
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中慶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湏人理皆盡然尚以此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恣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火機弄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問或有此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湏似有箇規模

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實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是別一件事也

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初劫之言如何到作說便亂道又去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佳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日日長行元不曾住是作

本理只是一箇消長盈虧耳更沒別事

極為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為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為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足為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為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十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為盡也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凡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文曰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一不如此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為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為中則日無適而不為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藝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

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觀書者亦須要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

其社不可既處湯為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始

欲遷社衆議以為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妄舉也

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為國既止則社自當遷以

為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

以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為

成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

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

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本陽陽唱

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蛩蛩之

詩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蛩蛩在

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

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

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

山勢使然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湏落道了是入異教只為自

家這下元未曾得箇安泊處那下說得成熟世人所

惑者鬼神轉化佗總有說又費力說道理又打入箇

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是自家這下照得
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
得雖則心有存一作默識有難名狀處默須說盡心知
性知天亦須於此留意此章一無落道了是四字

學則與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失異教之書雖小
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
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可也其
就上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吾依本分
專就上過說則是佗私意說箇要之只有箇理
講學本不消得理會然每與別撥出只是如今雜亂膠

固須著說破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一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
從養生道一作日說將士公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
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
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明是
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
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
此書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初本無此十

云又學佛者難吾言章一本章首學佛者難吾言謂

人皆可以為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為堯
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所何賤也故以為僕
隸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
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
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
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
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
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為得中也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後雜博中過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實諸天
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
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
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為名狀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關唯釋氏之說衍蔓
迷溺至深今日作自一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

盛時天下之士往往一作自後其學日難與之力爭

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
釋氏却未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磨言之盧從
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度

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鏡之意要先討
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先整頓介
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是亦須是有命然吾輩
不謂之命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
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
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
不肖又却都休

冬至一陽生却須斗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
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廝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
是者極多良之為義終萬物始道此理最妙須玩

索這箇理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
無為臣道有為若天則誰與佗安排佗如是須有道
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
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
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

只是箇消息。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
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
時。却有夏枯。若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去參錯。然
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
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
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
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
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
更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
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
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觀詩
者。亦添入。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
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美雅則分付與大小
雅。美頌即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却這三般體。如何

看得詩風之為言便有風動之意興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諠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關雎之詩如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明知此意是作詩者之意也如此類推之

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作人恐不及此以其為教於社席之上閭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風至如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群臣遣戎後勞還率之類皆是為國之堂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為樂章是也

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也如皇矣蒸民文王六明之類其義理非人人學至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只為合這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

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騷然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騷然三千塞淵有義理又如駟之詩坳牧是賦事其中却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坳牧而必要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如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

安得不怨故直至於猶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

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也此陳注塞淵有義理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

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

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

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真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

無聲臭之可聞只着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文王之德之

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

天昊天曰明又爾山王昊天曰旦又爾游衍只為常
是這箇道理此箇一亦須待他心熟便自然別
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為不熟不
如梯釋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非義
也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
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踰孟子非自及
此焉能道得到此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止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刺一箇助
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大甚便
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洒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
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
也

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說優優夫哉又却非
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
事業甚譬如閑視世之仁善者甚煦煦子子如匹夫
匹婦之為諒也自是天來大
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
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

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

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却是善人上說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太段漏洩侂天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者侂莊子言其嗜欲深

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

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知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

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

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便

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

為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

如此乎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缺不為堯存

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

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苦不一本則安得失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湏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

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
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
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此本無字國而用夷狄
禮則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
佗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
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
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稱勝各有界分約束後
世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元本無此陳涉一

叛天下遂不支吾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

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
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波要一起卒起不得及一
起則汪洋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
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
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却鬪恃一本無

此中國之福也一本此字下有非字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著故
得許多時寧息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

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不愧屋漏便是夾持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佗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只是這箇理以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

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寬大處多惟心難於取人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常議論則以苟為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作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何故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
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
一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質
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然悟材大節雖
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又於其事自小來便
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又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
自是不能已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
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
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

害事

昨春邊事權罷且又替李于紫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此人
亦深足怜也此等事皆是重不幸

李憲本意他只是要固蘭會恐覆其功必不肯主這下

事元豐四年
取興事

新進游揚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頗異且動作亦必
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齒子春秋愈駭俗矣
堯夫之學生徒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入下之理須出於
四者推到理處曰二處曰添我得此二者則萬事由我
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治天下國家其

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此天理一作亦為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九餘暇時徃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此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以取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止此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後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

行已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為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心則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微一作恭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呂典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

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蹙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聞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元豐五年未樂城事揚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知有人平生不識

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理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為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為作佛事追薦次忽其婢之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二二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以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說有感通更說甚

生死古今之別

天旗自然有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大規
規於事為重也。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
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
畧不介意觀其德量如此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御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
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加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

貴以其近於君子厚頭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
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不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
為然

俗人酷畏鬼神亦不復敬畏

冬至一陽生而每過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
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撓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
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是此儘神妙須儘

研窮此理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鐘
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言考之

須一作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幾粒然後
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
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

數然後為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
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夫為定也此尺是器上
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若古
人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即知因人身而定
既是為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為父以為母不
如是則不正也却當甚為人後後之且疑義者只見
禮不杖暮內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如報便道須是稱
親禮文蓋言出為人後則本父母反寸之以為叔為
伯也故須著道為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却將本父母
亦稱父母也

哲廟取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右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
女詔者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曾
隨文潞公吳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

使臣耳

此一段非元豐
時事疑後人記

二程全書第二

二程全書第三

遺書第二下 二先生語二下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附東見錄後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其聖季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立之者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曹師取蔡州此則在

中國容立數十年然雖然當時以為不宜取者固無
義理然亦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
何不一言而遂也沈澁之四用神謂
今日西師三軍卒卒不三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
際須成敗之由責一作在已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
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
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佗紛紛底則又何益
如從軍者之行必竟定為利祿為功名由今之舉便
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耻之今日從官
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曷
為而不已也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
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
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為主其心
欲慈惠安虛一作靜故於道為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
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事專為此氣
又所為者心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甚事今言有
助於道者只為奈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
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
得道只閑目靜坐為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齊只是

要養其志豈只待為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
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他便是去
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
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辨遽施之
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後其說久而遂安
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
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為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
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耻只朝廷推一

寬天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
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有所要
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也一本通下
章為一段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
為希文者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
是更不復講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是者然於古
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
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

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卒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
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
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
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之食以此較之無善術
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
以理勝他尖必不刺入也何畏之有

橫渠墓祭為一位恐難推同凡之義同凡雖說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率而

祭呂氏定一歲疏數之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情本

特作言氏歲雨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四時之

祭有所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一本本作疏則今祭祀

其敬齊禮文之類尚皆可緩且是要大者先正始得

今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

得一二佗所未遑也吾曹所急正在此凡祭祀須是

及祖知母而不知父狗彘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

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所以自異始得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

而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人雜

進不似今日剪裁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用更直

樵悴善類略去近道則須樵悴舊日交遊只改節者

便於世事差遂此道理不知為甚正叔近病人有言
之曰在他人則有追駁卒放正叔無此等事故只有
病耳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後蓋只消除盡在
朝異已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
議論今便都無異著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著龜雖無情
然所以為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
也故以為問心一作馬其應也如響者以私心及錯卦
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

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
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
得且是屠戮百姓此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
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由爭勢只看這一箇
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佗也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佗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
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五之表定
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觀未必然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底道理一作氣象人脉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脉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如人為人間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脉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冥然莫曉今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已不能知却知為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為陽胃在下故為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却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佗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本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

為智巧童昏之人見鮮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有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地之中理必相直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之所謂地者特於一作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為對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缺一作相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差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調採之義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時
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
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
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
謝桑榆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
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
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
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其氣不齊
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入之盛衰
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
之盛也

內則謂請饋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
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
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箇君子大人氣象
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為便利雖萬乘之尊猶
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正叔嘗為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為路不置
城廓不為溝渠不為貴人所奪不致耕犁所及此大
要也其次之次詩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為兩

列亦湏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
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為法觀
之葬湏為坎室為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
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
椁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徒土親
膚之義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
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事有此理若言泮於形
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
則湏是口既觸則湏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
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草木土在下因升降而食土氣動物却土在中脾在內
也非土則無由生

禮言惟天地之祭為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而言越紼
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
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為不可廢則消使家宰
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
居喪百事皆此有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
為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
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

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鷓鴣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採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此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朴之若既朴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曰捷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究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極須為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遠以為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六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暖只緣地形高

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湏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為冬為夏而已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真是一生將身伏事不備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問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佗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待更有甚工夫到此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一作甚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湏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為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周非也只是一箇鄉里麤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

辭可以見其為人也一本此下云若是至周夫子亦不敢叩之責之適足以啓其不

避爾彼亦必須有者
古人適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也其言骨肉歸于土若夫魄氣則無不之也然觀季子所處要之非知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為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為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為禁如言軍人出城許令燒焚將骨植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為事今有狂夫罪人妄以其先人棺視

一彈則便以為深讐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為恠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

父子異宮者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余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為人更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治

二程全書第三

余有夢外非吹異哉也

父子異宮皆命士以土愈貴限愈難姑父子異宮
善籍博愛之法齋事為異更其公方明之極實不

英宗裕如善西劉當是報報公權以辭辭委出其
傾翻不心為到可下來若

一戰傾動心為到三慈及賄其賄而歸之也

二程全書第四

遺書第三

二先生語三

河南布政司右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謝頭道記憶平日語

鷲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

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

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切脉最可體仁鄭毅云嘗見頭道先生問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脉時坐間有此語

觀鷄雛此可觀仁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

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學而上達極高明

而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

也之意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鐵劍利而倡優拙拙重身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

這裏過

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

散故立此以收之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珉珉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兵付逐州刺史

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時以經語錄作一策鄭毅

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洛中見之云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嘗觀舞正樂其袖往

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

處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觀厚

鳴亦謂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者食便不美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起

云便是天地外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為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此

向去作人材上說更好鄭毅云嘗問此二句頭道

先生云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其个見得如此此正

口將言而躡嚅若合開口時要佗頭也湏開口於荆軻

期湏是聽其言也厲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與善人處壞了人湏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佗山

之石可以攻玉善下字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有德然有所知後方能知此何
必讀書然後為學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春梁漢
方擔得

詩書只說帝與天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不得為聖之特何也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
孝聖人應

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

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

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

未粹索學以充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的有準

參也竟以魯得之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

邪怒日三點檢謂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京願

為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

之所建歲三月為一時之理秦強以亥為正畢竟不

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為一王之法欲為百

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為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

秋祀後別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比也秬

黍積數在先王時維此為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

則不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坏可驗吉凶

李觀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
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可奈何
未有心蠹尚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為不然者此
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
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為一若
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比觀
者

仁則一不仁則二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為仁

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
欲傾此于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善道若人
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問
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於貌則不
可強

氣形而下者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依
着了

性不可以内外言

神是極妙之語

神無一本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

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氣歸于天消散之意

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以

比性

唐人伎藝亦有精絕過今人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勿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

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遺况於人乎况於

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為天地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

佳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

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陳恒弑其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增為夫

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領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

知不知之愈益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

精也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察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無時而不感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為事者亦

有昏愚為人所誤以前此自有去處者

心一作欲窮四方上下而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要

真得識作須是體合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通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志之

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隔一窓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

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此易嘗有如此聖人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

人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

不可有一事

閱稅事之久挽心必生盖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

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日某非

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
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一作論
忘敬而後無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事神易為尸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

以盡其道惟尸象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
巫覡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端豈有通幽明之

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何
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

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留為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
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

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一作
見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

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必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大大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雖一人之於義形有是將養者有是修飾者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伯有為厲之事別具一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

一闔一闢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即終日不換

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

古人立尸之意甚高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

齊語謂甚處取某處遠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稟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旨揮趙俞

古人求法器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佗人便亂說道是如

何是如何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皆之以有過則喜

右明道先生語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謂殺不辜以私已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右伊川先生語

河南程氏遺書第三

二程全書第四
遺書第四
二先生語四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二程全書第五

游定夫所錄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
修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
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
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訛

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

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

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

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

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

而後可語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

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

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

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

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子不虞以保天命

孫子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先武之興使惟

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

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

類知尊顯經術而天下馱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學顯道對曰蔡人勸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人有語道甘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孟子之時去先王為未遠其學比後世為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

皆撥捨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亦何欲盡信而句為之鮮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

復矣

明道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明道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冬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
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
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
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
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廬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
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
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
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

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侍講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
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今世之號為窮經者果
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
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曰謂不能辭命則
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
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明道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
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是者矣未聞其

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
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
佾二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
待講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於保也周
公作書以勉之以為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
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已也

復子明辟如稱告嗣天子王矣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
莫甚焉安在為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
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
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與也所謂
殺入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
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
疑使要盟而可用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
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
非其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忌
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之人為

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為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為然也

安定之門人徃徃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之

郡邑之訟徃徃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秦而以讖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闔訟可息矣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飭私智以為奇非敬也憂之無放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處之則為泰而天下平矣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而有諸已則居之安賓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是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憂於

為道更相教主皆其體也安足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
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者之為難事無傷也苟或
佐曹操謀伐而卒死於操者實以為東漢之衰或與
攸視天下無足與安處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
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在
或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
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在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
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
罪特不在此龜勉於堯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

得為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
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
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
即父子而父子在兩親即君臣而君臣在兩嚴一作
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
以不可湏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
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善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

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故辯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兼義之說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入信矣

剛毅未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譬言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以累

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貴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

河南程氏遺書第四

二程全書第五

二程全書第六

遺書第五

二先生語五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拜秋殺盡見仲尼無所
不包顏子示不遠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
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一作而已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
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

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

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

無為也此成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一作識體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

及孔子兼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

不有私心一本無天分不則字行一下義殺一不辜有所不

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決人顏子儘是弟孟子儘是辯

孔子為中都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不任不知而為之

不知豈有聖人不盡仁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一本無任字職分兩字則注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一本無字

公孫碩膚赤鳥凡九

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孔子請討田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為周之意

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

者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為聖下之為狂

在人一身念不念為進退耳

若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克此便醉面盎背有諸中必形

諸外觀其氣象便自得

天命不已文王純於王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

則無間斷先後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廢皆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必私意即是氣虧

無不養便是無害有私意便是虧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未能盡何緣知性

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參贊化育贊一本無贊

字則直養之而已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

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章有慶須要反已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洒掃應對

便上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占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

乾坤變則無以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

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

然後為太山許名水然後為海以此未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

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詩言天命壽言天言心則上

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凡事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

功者如是聖也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理有形化形化長

則氣之漸消

中庸言無聲無臭其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一本作黃白大小

心有兩存非子先發見

張元言氣白之氣見作用立標以明道張元一作橫渠後同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質人道理

易之有象道一之守禮法

待物主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恭而安張元十三

二程全書第七 遺書第六 二先生語六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 陽陳宣刊行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刪去

質夫沛然 擇之茫然未知所得 李明安

兄厚臨終過郊却相疑平生不相疑 郊作一洛

叔不排釋老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堯舜共繇臯陶時與孔子異陶一作夔

正名養老 荀文若利 魏鄭公 正當辨

學原於思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中
別出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
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
守之之法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
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
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

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神盛而終之以

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一本聖人脩己

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何曾平仁事故特曰夫仁者達人

立人取譬可謂人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

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本

此下云統塔說相輪不如便入塔登之始
登時雖不見及上到頂則相輪為我有

四體不仁

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儼然即之温言厲佗人温則不厲儼然則不温惟孔子

全之

大圭黃鍾全冲和氣

李宏中力田養親

節嗜慾定心氣

即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良卦

經只言止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一本此下云二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

或仁或義或孝或弟

覺悟便是信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成已須是仁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智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

怒不遷

非禮不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于

誠一章連人自孩提章下為一章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

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修治便了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忠信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脩立在人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月受日光父子龍敏槌鼓

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氣有偏勝處勝一作感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以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元氣會則生聖賢理自生

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

須要有止止於仁止於孝止於大分

有形物是氣無形只是道

咸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不得只恁地看過更留心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正止分便定艮其背不見其人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

義得天下不為同心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

在人其實無一事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貴熟一作又且熟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在帝左右帝指何帝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一本注云疑心微生便是不應揚子江依憑事是此理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忠信而入忠信而出油火上竿禁蜈蚣

涵養着落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作處一

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無害允澤有相滋

益處一本注云允澤有自相滋益之意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

自正一作止

人少長湏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一作漸至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後其知則意誠

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齊戒以神明其德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天無形地有形體一作

虛心實腹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別

致曲不要說來大

和平依磬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

羊頭山老子說一稔二米秬黍真是天地和氣十分豐

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盡吹極濁就其中以中

聲上生下生以一作考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

密雲不雨尚往則氣散先陰變風氣隨風散

苔木氣為水土始發始一作所

草類竹節可見 黃鍾牛鳴

意言象數邵堯夫胎息氣在此二字一本

周茂叔窮禪密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

見其心無一作未嘗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尊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

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年一十有一夫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周南召南如乾坤

今之祭祀無樂今之樂又不可用然又却不見得緩急

之節

叔一生不留着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後幼小

有如是才識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無一作何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阻下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為不恭自

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

地同流

去健羨毋意義之與心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

山林之士只是意欲不出

重主道也士大夫得有一作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

一日無主故設首及其已作主即不用首

有廟即當有主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

弟衛父兄之心則制以撻秦楚之兵矣

不應為總是罪過

詩興起人志意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消息

慎終追遠不止為

鈇鐵性殊點化為金則不辨鈇鐵之性

民須仁之物則愛之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良始終萬物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素問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勿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

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事

雜亂兼無昏氣一須致如此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為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為曾君

齊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為

人雖睡着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

會得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貧子寶珠

君事君兄嫂晦謹嚴光放曠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趋向也趋向既正一作所

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正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以富貴為賢者不欲却反人情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觀兩漢已前文章凡為文者皆似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顏子簞瓢非樂也志也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技本塞源

庾公之斯取其不背學而已

揚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伊尹不可一本無言蔽亦是聖之時伯夷不蔽於為已

只是隘

孔子免匡人之圍亦苟脫也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子產語子太叔因其才而教之

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台道韓康伯注

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
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善形容者也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

而又以為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為非矣不可是則欲

遷為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

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為後世戒故曰欲遷則

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

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五畝之宅

田二畝半郭二畝

三易再易不易

三易三

歲一耕再易二百畝二歲一耕不
易歲歲耕之此地之肥瘠不同也

古者百步為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

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

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為害

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為

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拆砥柱未鑿堯乃因水

之流濫而治之以為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

特為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為害

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為害也

四兇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鬕髮不當則所祭已是人人大不便

今之稅寔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為水有兩物而必相溷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者八十絲為一升斬衰三年則是二百四十絲於今之布為已細總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絲今蓋無有矣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為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汎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
也

二經簡編 後分者不是

詩大率後人追作馬遷非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聖人之
言遠如天賢者小如地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物一作之

謂理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治必有為治之因亂必有為亂之因

受命之符不足恃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揚子之失

由之瑟奚為於立之門言其聲之和與已不同

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槩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

子絕四毋自任私意毋必為毋固執毋有已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出入可也出須是同歸

博施濟衆仁者無窮意

知和而和執辭時不完

無欲速心速七年理速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為之極莫若極貴貴之

義莫若極尊賢之宜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

不息之謂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贊馬遷巷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石奢不當死然以法當固辭乞罪不罪他時可以堅謂

出踐更錢此最義一作最

易文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王通家人卦是疑此是字上脫一非取象意

詩序必是同時一作國史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只

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絲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

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請之載

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

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

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

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民安
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不合
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為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五
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闢揚墨為孟子之功故孟
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為孔子徒
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於人予則私善
於人而已

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彛然亦惡亂人之心
無恥之恥注是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
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

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
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

人未有自致
必也親喪乎

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歸令不及於天下

仁言為政者道其所為仁聲民所稱道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為主若言失中心
不動亦不妨

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之見信如此刑法國人尚可

信其他可知

若臧武仲之知又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
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矣
先進於禮樂質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文質彬彬然後
君子其下則史孔子從之矯枉欲救文之弊然而吾
從周此上文一事又有不從處棄商之輅

中庸首先言木石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成
王道餘外而無意三王下到今更無聖人若有時須
當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也法當
用周禮自漢已來用

有愛人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時
治千乘之國若如此時亦可以治矣聖人之言雖至
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
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即是淺近去

齊經管仲霸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急衣食魯之風俗不
如此又仲尼居之當時風俗亦甚美到漢尚言齊魯
之學天性只說風俗若謂聖賢則周公自不之魯木
公亦未可知又謂齊經田常弑君無君臣上下之分
也不然

色難行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

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
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

在邦而已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

亦怨周公狼跋亦怨又引文

不有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才辨難免世之害矣

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則學易言與者譙辭

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之道惟孔子無大過

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守

賢者能遠照故能避一世事且六次避地不居亂邦不愧

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非

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理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

不適用奚益哉一本云經以載道之器須明其用
如誦詩須從政能專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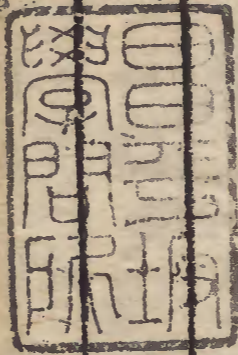
今之學者岐而為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為講

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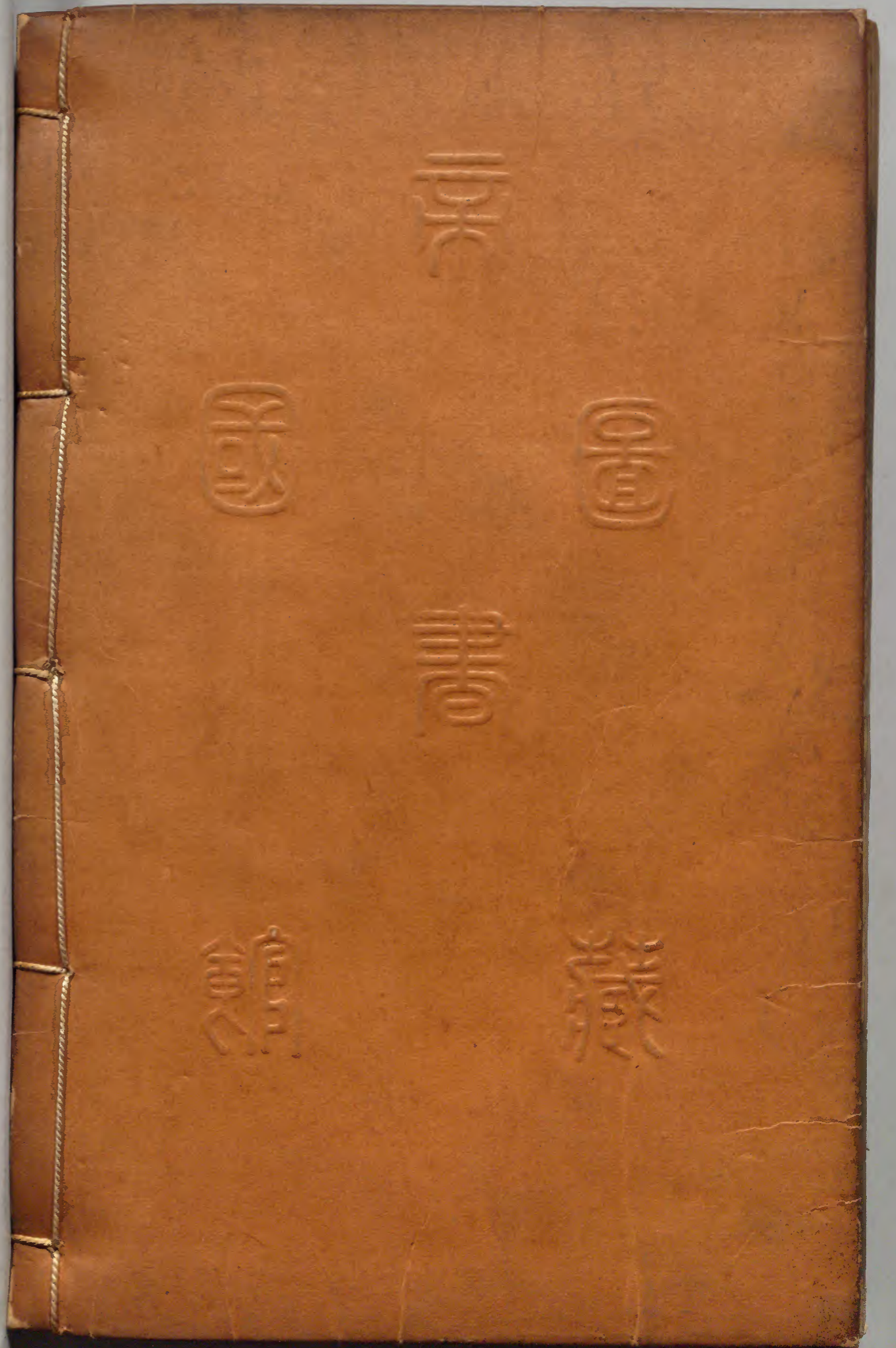
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心

二程全書第七



真和齋

120
10
30



史

國

書

史

國

書